

潮头拾贝 |

潮头品茗 |

## 父亲的草屋(组诗)

■ (山东)巩本勇

### 玉米

这个季节很常见  
玉米叶和草丛中的沙沙声  
都有可能惊动它们  
田鼠把一场宴会摆在玉米地里  
父亲后退两步  
把自己种植成了一株玉米

### 立秋

太阳落到天的边沿  
秃树有叶子返青  
像一条断成几截的蛇  
彩虹飘逸  
一只蝴蝶飞来飞去  
它必须在一朵花盛开之前死去  
寂寥的湖,湖水微蓝  
挪动一下芦苇  
是一片荷塘  
我坐在独木桥上看月亮  
挪动一下风  
月光在地上铺了一层银  
我就得在湖中住一晚  
再没有风景  
能移入这片风景  
立秋打开了秋天的大门  
即使是天上的明月  
一片云也能把它托走

### 老宅子

有时候,我会心疼一段风景,包括老宅子  
像经过城里的一小块菜地的篱笆,村里的大片草垛  
以及海景旁边的滩涂。或许,某一时刻  
我们也会成为别人身边的障碍物  
明月从老宅子里走出来,装饰着胡同周围  
被蛛网缠缚,让蛙鸣、鸡叫声沉寂下来  
大佛背后,枯枝脱掉厚厚的棉衣  
倔强地长出一枝枝新叶,重拾遗忘的心  
老宅子就是老宅子,里面的树茂盛了又凋零  
人来了又去。挽留时间的每一份记忆

### 父亲的草屋

父亲活着的时候,在乡间寻了一块空地  
用泥土筑墙,用芦苇杆当窗,破木板当门  
告诉村庄的人们,他修建了一处草屋  
草屋厚厚的脚掌,有河流哺乳  
跑动的山峦,容纳了蓝蓝的天,洁白的云  
这个村庄里的寂静,慢慢已成衰老的身体  
哪个是伙伴,哪个是祖辈,已无法分辨  
而所谓的村庄,已将盛产的小麦、稻子  
和挂在头顶上弯弯的的月亮、明亮的星光抛弃  
像满山的石头,枯井的井绳,秋后的蚂蚱  
我不忍心把庄稼踩在脚下,苟且偷生

### 置身

一条小溪,缓缓推进  
生出错觉,分不清是暗还是光  
溪水是水做的女人

又是一年八月  
各种虫子不停地叫着,互相打杀

那些所谓假象  
有利修为。有人走心你却紧闭心门  
勾眉画角,去换一身伤痕  
在暮色里温良慈悲

听溪水的流动声  
苇荡接近了风的嘴唇  
即便是野花野草也有它的骨

### 白云,是天上诗人

白云,是天上诗人。最懂风  
风力越大,花也越大,你只能想象苍穹这个词

当我这样想时,我已置身其中  
你在太阳下翻晒着祖先的财产,有了共同的磁场

别往下看——他要找他落下的地方

所有爱云的心,都经不住云的诱惑  
一直到我们老眼昏花,都在试探

白云,是天上诗人。他的诗词是笔成本很低的生意

一百年以后仍有人谛听

### 恋物者

一网的鱼散落空中,很难停留太久  
在云彩没有眼泪的哭泣里  
向大海呐喊,犹如醍醐灌顶  
在心脏的航空港内冲刀

袅袅水汽,拂袖低眉  
于是有了很多必要的东西  
比如瓷器,比如戏子,比如一叠书签  
世界失去了惊异

紫砂壶里的茶垢斑斑驳驳  
一日一日地倒着  
有时真想远离爱情  
落叶飘零,这是秋天对春天的欺骗  
年年重复,尽管我是守卫者

### 老树

老树已经很久了,皮肤皴裂  
将笑容高高悬挂  
与渐行渐远的故乡  
融为一体

它就要浑身发霉了  
老鼠常常在它的脚趾间蓄窝  
偶尔也会有乌鸦停在枝头  
告诉它黑暗的一面

生命的密码开始变异  
老树弯下腰  
剩余的语言装进体内  
像是被挖了心口  
痛,说不出来

### 霜降

踏着泛起的水烟  
一场雪,浓缩在睫毛上

远处的土山松弛下来,不再光芒附体  
你在雾中  
抄一首朦胧诗

风吹来。暮色从一座老房子后面缓缓地下沉  
没有一把钥匙开时间的门  
白菜,菠菜,柿子,会变得更加好吃

岸边布满了暗影,一个人的名字  
像一条黑夜里爬行的蚯蚓  
没有二元对立

### 湿地,拍醒乡愁

生在一个村庄,我们是  
庄稼的产儿  
湿地,不再以讹传讹  
一只温柔的手,  
拍醒乡愁

村妇的长发,让男人有了惊异  
对于故乡的老少爷们  
只是补充我的饭量  
赤裸裸的夜话,放牧成  
坡地的孤寂

你是谁,少海是谁  
冰山是谁。我分不清  
是故乡融进我,还是我融进故乡  
再握一次手,我们  
从此不会想家

北乡南乡,洼里一溜边河崖  
一处蓬乱的山峰,已被  
画家看好  
马踏湖,麻大湖  
是让您记住乡愁的地方

## 古诗六首

■ (陕西)谭嗣兴

### 念奴娇·观祖国七秩华诞大阅兵

阅兵天阙,壮哉矣!威武铿锵奇也。  
陆海空天方降越,钢铁洪流机械。  
现代强军,精良利器,剑气吞山岳。  
复兴宏愿,军心民意如铁。

毋忘国难当头,木石含怨恨,江河悲咽。  
一唱雄鸡天地覆,历史翻开新页。  
高举红旗,七十年奋斗,铸成勋业。  
东风浩烈,放歌华夏佳节。

### 沁园春·山东舰入列

铁甲威龙,镇海巡空,入列命名。  
世人翘首盼,谁人酸楚,谁人妒忌,华夏精兵。  
四海通衢,五洲贸易,保障无阻自在行。  
仰天问,百年青史里,谁负和平?!

中华代有英雄,堪大任、兴邦屡立功。  
纵风云变幻,不忘使命,艰难困苦,不改初衷。  
举义南昌,小积大胜,一往无前气若虹。  
军号令,响南国海港,穿彻宇穹。

### 鹧鸪天·冬夜

月照轩窗落叶踪,诗心惆怅寄西风。  
笠蓑入耳前朝事,黄卷随心会友翁。  
寻古趣,意无穷。书山冬夜伴青灯。  
何堪白发韶华晚,阅尽英雄好弟兄。

### 清平乐·老乐吟

少时聪敏,老岂呆痴笨。  
谁愿扪心答自问,假道诗词律韵。  
或歌香渺星云,或吟光怪红尘。  
了却浮名累赘,只留少小纯真。

### 阮郎归·华阴老腔

自娱乡党物情衷,老腔吼仗兴。  
道吾心淳地天听,华山四和声。  
操家伙,韵音宏,溯源秦汉通。  
西洋摇滚莫轻崇,闻祖五岳松。

### 西江月·秋思

秋气夜长凝露,秋风早晚生凉。  
潜心灯下旧诗章,千古奈何霜降。  
归去堂前燕子,明春来筑前梁。  
毋忧阆苑断花香,菊后腊梅怒放。

## 那一缕母乳香

■ (湖南)张英湘

看到无数只疯狂的马蜂正围着一头大黄牛,拼命地蜇着大黄牛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大黄牛在它们的攻击下匍然倒地,然后我又看到大黄牛的脸正无限在我面前放大,我仔细一看,那张牛脸竟是狞笑着的,天啦,这不是传说中地府里勾魂的牛头吗?

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可是这又能怎样,我仍然躺在长木椅上,整个脑袋几乎无法动弹。我感到一只死亡之手正拖着我的身体,往一个更黑更深的地方坠落,而我的元气就像淡淡的烟雾一样正从体内往外蒸发、飘散,我的呻吟和哭泣也变得越来越弱了,我用力地抬起手想抓住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抓住。

就在这时,我耳畔隐约有一个温柔的女声传来:“怎么啦,这个孩子?”

“他被马蜂蜇了。”一个小伙伴回答。

“疼吗?”那个女声又问,但我已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来给你先治治吧!”那个女声先停了一会儿,又响起来了。

接着,我听到一阵细微的好像是解开衣服的窸窣声,然后,我就感觉到一个温热的带着一种神秘的芬芳气息的东西正向我的脸靠近,没待我细想,一滴暖暖的液体就滴在我的脸上,接着又是一滴,一滴……

更多的暖暖的液体滴在我的脸上,开始流溢开来。这种感觉就像那山间被阳光晒暖的溪水在脸上悠悠地滴着,又像一朵朵刚刚绽放的小花在脸上轻轻地摩挲——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和酥痒正在轻轻地移动着那块压住我脸的痛的巨石,而那巨石也被这种柔软一点点消弭着力量……有一丝液体顺着脸颊流到了我的唇边,我轻轻地用舌头一舔,一种淡淡的甜,却又蕴含着一种说不出的

## 芦花摇曳在遥远的乡间(外一章)

■ (四川)胡华强

在母亲的梦中来回驰骋。  
有多少乡音遗落他乡?有多少呼唤消失在芦花的尽头?  
我在异乡。感谢有人给我快递了一支幸福的火焰。

### 选一个荻花燃烧的渡口别离

择一岁深秋。在浔阳江头,在湓浦渡口。  
点燃一片荻花,泪湿春衫,听琴,佐酒。  
向秋风诉说往事,向陌生寻找共鸣。一根

### 微小说 |

吃过中饭,整个村子就一下子安静下来,像是真空了一般。一些男人便习惯地点上一支烟,或坐在门口,或走到门前,这儿瞅瞅,那儿看看。

男人们指间的烟还没吸上两口,忽然就看见几个人抬着柴油机,扛着橡皮管在村边的小石桥上歇下了。

哦?!他们要打鱼了!几个眼尖的男人一下子来了精神,快活地叫了一声,便兴冲冲地跑了过去。

打鱼的是村里三个有名的“鱼老鸹”,父子三人,父亲是个聋子,两个儿子,大的叫大牛,小的叫小兔。聋子不识字,儿子名字都照属相喊。

聋子,下午打鱼啊?男人们老远就大声地问。

聋子正准备和大牛安装柴油机,见有人过来,他便慢腾腾地直起腰,一边就伸手去衣兜里摸香烟,一边还自言自语地说,妈妈来的,没什么事嘛,混混时间!

男人们兴高采烈地附和道,就是啊,歇着有什么劲儿啊!

小兔早已下到水沟边上,干劲十足地用镰刀不断划割着蔓向沟心的水草。

不一会儿,水沟边上已围来十几个人。这沟里搞得好像要打几十斤鱼呢!

是啊,说不定还能搞几条大的!

哎呀,不管打到鱼打不到鱼,不就花点柴油嘛,不然这一下午歇着有什么意思呢……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几个还忍不住地过去帮着打桩、接管子,忙得不亦乐乎。不到一支烟的工夫,柴油机就轰轰地响了起来,水一冲,人们“噢”地一声嬉笑着闪开。

小兔仰脸冲着上面喊,大牛耶,到小店里买包好烟来敬敬。人们一听,又立即欢呼雀跃起来,噢,好噢!你发财我沾光,你吃鱼我倒汤喽!

不用说的,见财有份。小兔直了直腰,手中的镰刀下意识地空中比划了一绕。

聋子望望这个,又瞧瞧那个,便晕乎乎地跟着笑了。

不一会儿,大牛就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举着烟朝沟底一扬,小兔耶,是“金碗”,两包,五十块钱。

小兔一边低头忙活着,一边随口说,五十就五十嘛。大牛似乎得到了认可,一摞烟封就弹出几根向男人们散。

就在这时,忽然有人大呼:“不好!管子脱了!”众人一看,就见出水管前,抽出的水哗哗

韵味——一种和大地的泥土一样深厚而悠远的韵味。

“好了,就这些吧,待会儿就不会那么痛了。”那个女声又温柔地飘来,接着又是一阵细微的穿衣服的声音。我的意识似乎恢复了一些,我试图努力地睁开眼晴,仍只能睁开一道细缝,模模糊糊中我看到一个穿白衣的少妇的身影,那就是刚才帮我的人了,我想对她道一声谢谢,可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那少妇却又说:“我先走了,你们好好照顾他吧。”说完,那白色身影像一朵云飘然离开了。

没多一会儿,我感到脸真的不那么痛了,意识也得到进一步的恢复,我试着慢慢地从长木椅上起身坐起来,小伙伴们都欢呼着:“好了!好了!”我努力地把眼睛睁开了一道缝,我终于又能清楚看到夏天灿烂的阳光正在绿叶上一闪一闪地摇曳着了。啊,我不会死了,我还会像以前那样美好地活着,是那个少妇救了我啊,可是她是谁呢?她为什么要帮我呢?我问身边的伙伴认识她吗?伙伴都说不认识。

后来,我父母为了感谢那位帮我的少妇,四处打听她的住处,但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个小得连一只狗大家都认得是谁家的村子里,却怎么也找不到她了。有人说她也许是谁家的远方亲戚;还有人说起别村碰巧路过的……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却有一个奇幻的想法:我觉得她是一个寄身人间的天使,在我痛苦的时候特意赶来帮我的。

现在,我觉得她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我只记得她滴在我脸上的那一滴滴母乳,带着母性的芬芳,带着大地的温暖,慰藉着我的疼痛,滋润了我的心田。而那永不消散的气息,融进我的血液,渗进我的骨骼,重塑了我的品格,在我的生命里浇灌出一片永远柔软的土壤——从那以后,我只要听到一个弱者的呻吟,看到一个病者的眼神,就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就在我伸手的瞬间,能闻到一缕乳香弥漫开来……

弦在风中颤响,并不急于听到回声,整个沦落的天涯都在竖耳倾听。

秋风吹过江湖。有一片芦苇似曾挽留,有一片荻花为之点燃迎送的焰火。

离别是渡口的弟兄。荻花是秋风的姐妹。羁旅行役的黯然,只要一束荻花照明前路,所有的回首便都值得。

在唐诗宋词的水平仄里,荻花不是可有可无的词藻,而是对仗押韵的规则。故垒萧萧,流水汤汤。没有芦荻的秋还是秋吗?没有荻花的渡口还算渡口吗?

孤帆远影,才然只身。只有荻花做背景,别梦才能相伴天涯。只有荻花燃烧的渡口,才能唤回远行的孤舟。

人生何处不相逢?如要别离,请从荻花燃烧的渡口。

秀才,“斗地主”哪有这里热闹呀!“地主大王”轻轻弹了一下烟灰,悠闲地盯着沟里。水沟快要见底了,却依旧波澜不惊。

两边密匝匝的腿缝里,何时已钻出一张张红扑扑的小脸蛋。

或许是为了靠近一点,“二混子”踮着脚尖,连跳几步便跨到沟里一块干硬的土疙瘩上,伸着那肉嘟嘟的脑袋朝水里望了望,继而就摇了摇头,哎呀,可能搞不到几条鱼!

你这“二混子”你又不懂,钓鱼钓鱼,不就图个打得快活嘛。真的想吃鱼儿不是多的是嘛,还送上门来卖,便宜得很呢。有人微笑着冲了“二混子”一句。

一直拄着锹,默然一旁的聋子忽然眯眯地笑了,啊嗟,好玩吧?你们瞧瞧,他也来凑热闹了!

人们一看,见是算命先生王瞎子何时已伫立在桥头,便立马挪榆道,王“诸葛”,我们是来看打鱼,你来看什么呀?!

我呀——王“诸葛”顿了顿,俄尔便随口道,我来听鱼嘛!

听鱼?!有意思啊!人们又一阵大笑,那你说鱼儿在哪儿呀?

鱼儿啊——王瞎子脸上依旧漾着浅浅的笑意——在我心里嘛!

是啊,鱼儿在我们心里呢!退休教师吴老师话音刚落,空气便一下子沉寂下来,不过,只片刻,忽然就爆出一阵欢呼,哦,哦,心里有鱼儿,晚上好下酒了!

太阳早已偏西,但还是暖洋洋的。人们继续笑着、闹着,谁也不舍离开……

